

無明夜，雪中的獸沒有退路

作者: 核子摸大象

Powered by [紙言](#)

序。2021與莫名其妙的社畜與人間最耀眼的夕陽

“現在來到下一則新聞。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氣候現象日趨嚴重，各國專家指若不採取措施儘快削減溫室氣體排放，人類有機會在未來20年內面臨資源短缺以及海平面上升造成的陸地內縮，並預言屆時全球大約百分之十到十五的人口將失去家園，甚至因糧食和水源的短缺而陷入饑荒。”

七點二十分

有點粗糙的右手舉起電視遙控按下紅色關機掣，手腕往上是淡藍色襯衫配白色袖扣。微胖中年上班族從梳化上站起身—

作為一個人工中上的經理級社畜，他知道就算遲到十來分鐘也不會像新來一個月的實習生（有償奴隸）一樣被屌到飛起。

“啊~~~”打了個大喊路，襯衫的鈕扣發出幾不可聞的悲鳴。左手從左口袋裏掏出一大抽鎖匙，提起斜揸公事包，開門、關門、鎖門一氣呵成的背後是廿三減0.5年如一日的routine。至於著鞋？（小）聰明的社（畜肥）叔叔早已在等咖啡攤凍之時搞掂。

朝早的東鐵綫並無出現一如既往的普通話人潮，這對於住火炭返尖嘴的社叔叔來說自然是歡喜大於驚訝。

“特別新聞。各國疫情暫緩，美國國土安全局表示譴責多個國家包括匈牙利、伊朗及中國借新冠疫情作煙幕彈，以國家緊急法為由獨攬政權，漠視人權。中國衛生局以及外交部均回應指國家在面臨重大威脅時民眾明白誰才是真正的世界強國，並揚言中國已經不是睡獅子任人欺負，中華人民面對外國勢力干預絕不低頭。”

“好！”車廂裏響起咆哮。

社叔叔轉頭一望—

是個白髮白鬚鬚的伯伯，杵著拐杖在座位上露出滿口黃牙激動舉起右手作揮拳狀。

接下來的車程比以往安靜，人人塞著耳朵，聽歌的聽歌、煲劇的煲劇、不戴耳機的玩candycrush，少了屁孩的吵鬧仿佛一切都變得更和諧。

尖東站開往海港城...旁邊新港中心的是11號車（社叔叔專用機），這大概是他一日裏面唯二的運動量。做HR

manager的社叔叔在寫字樓裏負責扮工，以及專業即溶咖啡消耗員，可謂任重道遠。朝早返工等lunch time，lunch time過後還可以借27寸電腦mon的掩護托著頭小睡片刻，簡直是苟工之最。

十月尾的西斜特別凶狠。準時收工的社叔叔六點半便拍卡離開office，心想趁著人少少去隔離街搵個骨出下火。睇啱囡囡打個電話上去

“咁約七點啦到時見。”

囡囡Mimi七點過後才有空。

二十多分鐘無所事事的社叔叔滿心期待，心道飽暖才思淫欲，一於先買包薯條墊墊肚。

肚臍也許就是這樣得來。

海港碼頭的麥當勞長期不散的人龍與在渡輪上濺起的海浪水花聲互相呼應。可能是肚子裏的文青作怪，社叔叔生起了回頭看夕陽的風情。

於是便盲了。

不是比喻的盲眼而是物理、生理、醫學上的盲。失明的原因有不少，可以是眼睛受外物物理性或化學品刺激；也可以是黃斑點病變、青光眼、白內障等等疾病所致。以上原因均與社叔叔毫無關係，他和所有在這一刻看向22.310，113.885方向的人一樣，視網膜受到世界上最亮的光綫照射，視杆和視錐細胞在一瞬間因能量過載死亡。

鈾236元素原子的分裂在香港國際機場西面不遠處1.5公里上空製造了南中國海最後一個夕陽。

接下來的是堪比所有天災總和的破壞。13倍於太陽內核的核爆中心溫度在人類有所反應之前將半徑7公里的一切蒸發；衝擊波以及熱能往外極速擴散，摧毀，點燃途中經過的所有突出地面之物。

至於後來發生的事，世界如何變遷，社叔叔一概不知。他留在世界上的只有從肺部擠壓出的空氣震蕩所發出的一聲慘叫，以及工字鐵與瓦礫下的碳化半人形痕跡。

序章完

第一章 · 雪上刀，刀上血，雪上血（1）

冷，痛，餓，然後還是冷。

“這裏以前好像叫旺角”

男人的說話聲打斷了狼的回憶。

“可是現在一點都不旺了”

說話的是個男青年，自稱三十歲，看起來不到廿二的清秀童顏oppa。

狼吸了口煙，沒說話。

男青年抬頭看了看狼，便回到手上的‘作業’。

要說為什麼是抬頭看，那也是因為男青年進行中的作業－縫針。

沒錯，男青年...林子仲林醫生在為一條3、4寸長近1寸深的刀傷縫針。刀傷在右手臂上，而右手臂則長在狼的肩膀上。

“幸虧你這次出去找到了酒精”

林醫生無視狼的無視，接著說

“若非如此，照這樣下去我們兩個下個月就要拜拜”

林子仲的手溫度頗高，那是因為他所需求的另一款酒精－行氣活血的40度透明薯仔酒，vodka。

大概上星期帶回來的紅蓋玻璃瓶，內裏只剩堪堪碰到招紙底部的液體，而這些可憐的60%水旋即被剛剛剪好綫，把沾血的C型針丟到不鏽鋼盤裏的林大夫扭開屋頂倒進嘴裏。綫剪得剛剛好，離打好的結只有半毫米。

狼手中的煙燃盡，發出被焦油浸染過後發棕的塑膠濾嘴加熱後的臭味。

燙手指。

把煙頭丟掉的狼看了看體內酒精濃度到達臨界點而昏昏欲睡的林大夫，從軟墊座椅上站起身，走向門口。門是漆成白色的木門，在這個地方卻出奇的乾淨。門後面是通往地面的樓梯，樓梯的盡頭還有一道門，鋼筋加固的木門。

“記得過兩天提我拆綫”

手伸向門把的狼動作一緩

“還有不用謝我，

我欠你的。”

狼的左手除了拿煙就是拎東西，這兩天還要兼職開門關門和尿尿時掏丁丁。

門把擰開，左手抄起門框左邊的物事，便轉身關門步上樓梯。

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現在狼的手中是他的命。

一把刀。

不是菜刀，生果刀，西瓜刀，開山刀這些街邊貨。

是真正殺人的刀，殺過人的刀。

據說是明朝的古董，卻不是當時的東西廠愛用的綉春刀，而是仿製漢朝環首刀但又有不倫不類的雙手刀柄和唐代儀刀的雙吊環刀鞘，可以說是環首唐刀。至於400年前的古董為何至今仍能片肉如片豆腐？狼沒有深究，能用就好。

殺人的刀能殺人便是好刀，可是殺人的人不能稱之為好人；至少狼心裏是這樣認為的。狼的原名不叫狼，當然不叫狼。

狼是被誰從何時起稱作狼，他也沒什麼頭緒，但是當狼成為狼的時候，他便是牠，是狡猾且不擇手段的食人凶獸。

第一章 · 雪上刀，刀上血，雪上血（2）

“阿晴！叫阿朗下來吃飯啦！”

不鏽鋼碗碰到不鏽鋼勺子的叮噠聲在婦人的大喊下失色。腳步聲隨即響起。

“程家朗！開飯啦！”

程善晴是程家朗的姐姐，今年17歲，比家朗大6年。

核戰爆發那年，善晴12歲，家朗6歲。落在香港的金屬彈頭被程家一家四口在地下4層的停車場堪堪避過，未被波及。

人稱豪哥的爸爸程永豪作為一個高級送貨佬，開的車當然是19年的豐田HiAce。五座的LWB crew最適合在工餘時間開車與一家大小出門購物。

2021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六點四十七分

程媽媽帶著兩個百厭星在半開的客貨車側門終於等到了一手一桶15公升Bonaqua的程爸爸。

對大隻紋身的豪哥來說，30公斤簡直濕濕碎。

“快點上車啦，你兩隻馬騮”

在第二桶水完成與HiAce地毯的第一次緊貼親密接觸那一剎那，世界停了下來。

世界當然不會停下，在熱力學第二定律下，時間只能往正數方向移動，換言之時間停頓やり放題的AV和H漫只能是空想、妄想、忽發奇想。

停頓的只有體感時間，以及電力。

“那麼奇怪竟然會停電”

程爸爸喃喃自語

其餘三人的反應卻是尖叫。

那也是在所難免，人類在有限的光綫下不能視物的狀態似乎是大部分恐懼的來源。主要感官的喪失迎來的是對周圍環境的未知。

在程爸爸看到，或者說是看不到愛車上本應隨開門而亮起的加裝圍邊LED時，他便隱約察覺到，這不是單純的停電。

EMP，又稱電磁脈衝，能以高達五萬伏特的特殊電流將其範圍內的一切電子產品從根源上摧毀。所有賴晶片為‘生’的電子儀器瞬間底板報銷，永無翻身之日。

第一章·雪上刀，刀上血，雪上血（3）

隆

轟

來自腳下的劇烈震動和來自上層夾雜著人類尖叫聲的連連巨響打斷了程爸爸的不解。

他猛的一下向右前方探出，手臂肌肉的雀躍和手心的觸感證明了對愛車門把位置的熟悉已成他肌肉記憶。

右手一拉，同時左腳前踏，左手一模便是波棍。沿著波棍的手掌一下便打開了駕駛座旁的小箱，從箱中掏出的圓柱狀物上有個扁形的按鈕，按鈕一推，黃色的光照亮了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

是個電筒。

準確而言是在日本城買的黃色塑膠LED電筒，盛惠四十八個九（不包電）。

這麼便宜的電筒，就算有晶片那也是裝飾吧。

昨天心血來潮買的電筒能派上用場真的是讓人安心。同樣讓人安心的是電筒發出的黃光。

“過來這邊！快點！”

程爸爸對不知所措的三個家人大喊。

四人抱作一團，變成爸包媽包姐包弟。嗯，然後弟包的是電筒。

震動不久就散去，灰塵瀰漫在B3停車場的空氣中。剛剛不作間斷的石屎撞石屎和石屎撞車頂的巨響剩下了悠長的回音。

沒有汽車被強姦時那討人厭的嗶嗶亂叫。

程爸爸那被業界同行稱為秀才的快轉數讓他心裏驚恐之餘又疑惑。可惜的是我們的豪哥不是軍事宅，對那什麼鬼EMP電磁脈衝毫無認識；只有煮飯是長處的程媽媽更是對現狀一無所知；6歲的家朗不尿褲子已經算是在幫忙。

“沒尿褲子吧？”

姐姐輕聲問弟弟。儘管她自己其實尿了一點點。真的只有一點點。

家朗連忙搖搖頭。小孩子的恥力就是比較低。同樣還是小孩子的善晴羞惱，別過頭去便沒再說話。

在程爸爸強壯的臂彎（和汗味）底下，眾人找到了安心感。

“Daddy...現在...剛剛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程媽媽開聲，語氣中帶著刻意隱藏的顫抖。

“我感覺像是地震...加停電”

程爸爸自己也不太確定

“車...也好像點不着”

“總之大家都無事就好”

程爸爸的說話有讓人放下心來的魔力，當然只對家裏的三個祖宗有效。

第一章·雪上刀，刀上血，雪上血（4）

五年了。

如果那隻從原本被叫做家的瓦礫中找到的浪琴機械錶沒有故障的話。

程永豪把錶收好，用快發霉的臭內褲仔細裹著，放進原來放備胎的空間最底層。

同一空間內仔細看還會發現黑色地毯內襯有個長條狀的鼓起。

“咳...咳”

因為煙草的短缺而成功戒煙的程爸爸閉著嘴悶悶咳了兩下。

嘴裡的味道卻讓他不得不皺起眉頭把帶著腥味的唾液嚥下。把東西藏好，坐到車外早已被拆下來的車座椅上。

空氣中有燒烤的味道，早已變白的木炭裡是上週還是上上週撿回來的蕃薯。

坐在他旁邊的是17歲的程善晴。看著女兒那灰塵難掩的漂亮側臉，程爸爸的心只有深深的擔憂。手裏拿著幼鋼筋撥開炭灰的善晴此刻卻面帶無奈的看著眼中只有煨蕃薯連口水從嘴角滴下也絲毫不覺的弟弟。程家朗的臉上黑一片灰一片，半長的頭髮可能可以擰出能煎三隻雞蛋的油。

“媽媽怎麼樣了？”

善晴的詢問對象不可能是家朗

“已經退燒了，明天應該能下床”

程爸爸的語氣透著疲勞的味道。

“我昨天看那個藥也沒剩多少了”

家朗插嘴，目光依然停留在剛被翻面的蕃薯上

“明天我陪啊爸去醫院那邊找找看吧”

“也好”

程爸爸難得贊同了兒子的一同外出建議

“多個人好辦事”

這五年來發生的事數量不少，種類卻不多；不外乎外出找物資、與友善的同路人以物易物、以及與不太友善的蹭吃蹭喝鄰居打交道。有時打交道會演變成打交，但結果總是不肯付出的壞蛋被程爸爸的爸爸拳趕跑。

程媽媽生的病似乎是什麼白血病，善晴跟家朗說以前的劇集裏面常常都有的。在沒有條件進行化療、電療、骨髓移植等治療的情況下，止痛藥便是唯一的舒緩，也是程家急需的物資之一。

自去年起便每天要偷偷吃一粒止痛藥才能睡著的程爸爸心中的苦惱與不安一天比一天要濃。

他的身體狀況自己清楚，體能的下滑來的太快、太突然。望著長著一張惹禍臉的乖女和用膝蓋想也知道不靠譜的11歲兒子，豪哥嘆了口氣。

— ‘夜’ 無言。應該是晚上吧，看大家都睏了。

吃罷蕃薯，三人做了簡單的伸展運動，便回到舖著厚被的車廂裏。

沒有了座椅的HiAce絕對能睡得下四個人。

“睡吧”

程爸爸用不會吵醒妻子的聲音對兒女說道

“明天要早點起床的”

對沒有機械鐘錶的倖存者來說，白天和黑夜的區別是沒什麼區別。厚重的輻射塵五年如一日的覆蓋著天空，間中透出的陽光只能維持寥寥數十秒，不過是好過無的意思。

第一章 · 雪上刀，刀上血，雪上血（5）

人們的出門時間其實不太規律。或者說是不受主觀思維控制。因為‘下雨’的時候基本上是不能到外面的，帶著難聞臭味的黑色水滴滴在皮膚上會引起紅腫、痛、和難以忍受的痕癢。

下雨天同樣無法出門的程家爸爸卻早已發現，停雨後的大概7到8個小時極大機會不再下雨。這也是程家朗今天飯後決定出門找物資的原因。

聽著媽媽和家姐的叫喊聲，在上上層停車場通往再上一層和地面的梯子（其實就是一架車頭插在另一架車車頂的的士）旁邊看著雨停的家朗，幼小的11歲手掌一握，便回頭跑到‘滑梯’往下滑。

無他，餓了。

今天是難得的濕食，還更難得的配上了肉——粟米紅蘿蔔湯配碳燒老鼠。

程媽媽的病情對比上月似乎沒什麼變化，當然，比三個月以前要好上百倍；更比現在的程爸爸好上無數倍。

對於家朗來說，死亡並不陌生，那就是本來是人，現在是屍體的東西。

而人死了以後呢？

家朗記得有一次和爸爸在外面碰見過一個肩膀上掛著寫滿字的木牌的怪人，程爸爸想要用毛毯被子換他的木牌他死活不肯，還硬塞了兩個馬鈴薯在兩父子手中。一人一個。怪人說，人死了，如果他相信那個什麼華的話便能到天堂。至於天堂是個什麼，他也支支吾吾說不出來，總之是個讓人開心的地方。

家朗認為，如果不信那個什麼華的父親不能上天堂的話，那可能就是去有煙賣的地方了。

明明臭得要命，但吸煙時的爸爸起碼看起來是輕鬆的。

燒好的老鼠其實除了肉質乾得像皮帶一樣難咬以外的沒什麼不好吃的，粟米湯更是小孩子都喜歡的甜。三碗湯、兩塊紅蘿蔔、兩口燒老鼠肉下肚的家朗覺得自己該啟程了。

看著坐在旁邊還在跟老鼠肉搏鬥的家姐善晴身上穿著自己前天找到的黑白色格子連身裙，想起小時候她頭上時常綁著的粉紅色糖果頭飾。

“今天去那邊碰碰運氣吧，說不定能找個頭繩回來給家姐”

家朗默默對自己說。

‘那邊’是原來的大圍地鐵站，巨量的瓦礫和玻璃碎覆蓋的是一眾倖存者怎麼挖都挖不完的舊時代寶藏。只是已經沒有食物跟淡水的大圍站原址已被人們定為沒有實質價值的被放棄廢墟。

第一章·雪上刀，刀上血，雪上血（6）

我們常常說雪白雪白，可雪不一定是白色的。

當空中下起雪的時候，在廢墟中瞎逛的程家朗發現自己失策了。

黑多於白的灰色雪花漫天緩緩飄下。

家朗知道這不是什麼美景，而是會死人的奪命花。

帶著15Gy伽瑪輻射的落塵在比灰色雲層高一點點的地方夾雜著水分結成冰，穿過隔絕太陽熱量的灰雲往下降。地表的氣溫不足以融化囚禁著塵埃粒子的固態水分子，便造就灰黑飄雪的真身。

雪花也許比雨危險。因為內部充斥空氣的雪比雨輕，所以有可能被人吸進肺部，並在肺泡微絲血管的高效率滲透作用下，在幾個小時內致命。程爸爸曾經看到過在灰濛濛的大雪中想要玩耍的年輕人倖存者們一個接著一個倒下。大概是因為他們臉上半點保護裝備都沒有之故。

家朗的保護裝備是程媽媽研發的第二代面罩。說是研發其實就是長袖T-shirt裏縫著兩個疊起的外科口罩加上挖回來的泳鏡。

可是還不夠。

一場能下整整一晚上的輻射雪也許只有傳說中的生化+核輻射防護衣能完全抵擋。心中不安的家朗只能在仍然停在月台卻剩下兩節可辨車廂的前港鐵裏面將就一晚。

臨睡前的家朗有點餓，他打開抱在懷裡的背包，往內伸的右手手指頭摸到了用彈力繩串連著的兩個硬硬的小正方體。

“明天給家姐一個驚喜”

有些粗糙的小手緊了緊，捏著辛苦挖來的禮物便閉上了眼睛，沈沈睡去。

第一章 · 雪上刀，刀上血，雪上血（7）

家朗是被難得一見的陽光喚醒的，這是五年以來的第一次。

心情不錯。

本來應該是紫色的背包裏裝著的是兩包難得未被壓破的維他檸檬茶、一盒12粒裝的速效必理痛、罐裝番茄、和黑白格子樣式的亮面正方體頭飾。

髒兮兮的臉上掛上少有笑容的家朗背起背包，啟程回家了。

大圍火車站離那被現在的程家三口當作家的大埔某停車場B3層說遠不遠 - 當然那是在這個時代而言。21年的年輕人們大概連從房間走到廁所的距離也覺得遠。都怪那見鬼的20年肺炎。

雖然這樣說，兩點之間的路程還是要花點時間的，大概3個小時不到。

一半用跑的程家朗能把路程縮短三分一。揮發著小孩子的精力，半跑半跳的用兩小時的成績完成了比十公里馬拉松長一點點的破爛賽道。

從‘梯子’上跳下來，拉下口罩準備滑下‘滑梯’的家朗心中突然升起一種不協和感。

上一次有同樣感覺的是媽媽身體好轉後的第五天。這不是什麼有好事發生的感覺，

因為那天爸爸倒下了。

也許是想起那時候的無助，家朗的心臟和握著背包肩帶的雙手同時緊了緊，帶著忐忑的雙腿慢慢滑了下去。

到達B3的家朗此時的心情大概有65%的不安、20%的不解、和15%的驚慌。而導致這種心理現象的是 - 空氣中分子成分的改變被鼻腔中的感覺細胞接收然後把化學信息經神經元傳遞到腦部 - 的結果。

氣味。

程家朗不是哺乳綱食肉目犬科動物的代表，自然也沒有狗鼻子。但人類的氣味辨認和分析能力其實沒有我們想的那麼不堪，只能說是腦力的優勢換來的感官削弱。

至少家朗能分辨出面前的空氣中的七種氣味

燃燒的木炭、發霉的牆壁、尿液和糞便的臭味、汗液的酸味、比之更酸更臭的嘔吐物味、和

比以上六種味道之和都要刺激神經的

血腥味。

第一章 · 雪上刀，刀上血，雪上血（8）

不知那個更冰凍，是家朗此刻拿著小火把的手指頭，還是正面朝下倒在地上滿身是血的母親的屍體。

血將程媽媽的上衣染成深紅色，更在其身下的灰色水泥地上留下了一朵在火光下晶瑩的花。

快沒有腿腳的形狀的雙腿自程媽媽的腰以下只有血、皮膚、和白色的碎骨。大腿內側與臀部的部分佈滿傷痕和血洞。

血不是鮮血，已經因為寒冷而凝固成冰凍狀。

這一刻的家朗已經有超過一分鐘的時間沒有呼吸，可能是被面前的地獄繪圖震撼；也可能是氣管被歇斯底里的心臟堵住了。

可是他沒有昏厥。

不能逃避的痛苦是最殘忍的折磨。

沒能被理應出現的人體自我保護機制安撫的程家男兒，此刻目光順著母親全是血的臉上那雙睜圓的眼睛，看向了他這些年來最為熟悉的HiAce。

在火光的照射下，白色車身上的點點鮮紅像小時候在電視上面看過的流星雨，只是顏色不對而已。

本應關著的車尾的大門與車頂齊高，平行與地面。

向前邁出的腳沒有跟上家朗腦裏的思考，混沌的思考似乎也沒有跟上現實的時間軌跡。

天知道家朗在車尾的大洞前站了多久。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只是在手中依然舉著的火把燃盡熄滅的同時，他的心便隨著四周一起變得漆黑一片。

第一章 · 雪上刀，刀上血，雪上血（9）

少年可能還不知道殺意是什麼，但他知道了什麼是殺意。

車內的善晴被家朗發現的時候並不像是人類的形狀。唯一算是完整的可能只有她的一雙眼睛。

因頸骨碎裂而歪在一邊的頭顱以下是一幅紫青色和深紅色混在一片的油畫。肩上、鎖骨上、胸部上、上臂、腰部、大腿上是發黑的瘀青和像一對對括號的齒痕。胸上本來是乳頭的地方只剩下了兩個內凹的坑，形狀和齒痕無異。

肚臍下面的稀疏毛髮被乾涸的血液黏成一塊塊。髖關節的脫臼讓善晴的兩隻大腿無力地垂在身體兩側。大腿的根部插著的是幾件長條型的雜物，一根黑色的短棍、一根和短棍長度應該差不多的白色帶血骨頭、還有程家平常用作挑炭的幼鋼筋。

學歷和閱歷不能被混為一談。學歷只有小學一年級上學期的家朗其實曾經和爸爸一起看過跟現在的母親和姐姐樣子差不多的屍體。那時候程爸爸跟懵懵懂懂的他說那是生存在這樣的時代的女性的悲哀，而做出這種事情的男人都是該死的扑街禽獸。

這可能也是為什麼程爸爸在倒下的時候對妻子和女兒露出那種複雜的眼神。爸爸那時候那帶著擔憂和不甘的淚水家朗至今還記得清楚。

回過神來的家朗沒有看見自己在倒後鏡中映照出的那赤紅得看不見半點原有白色的左眼，以及那一頭變得跟昨天晚上的雪一般灰的及肩長髮。他甚至沒有注意到自己從牙縫中、嘴唇中擠出的鮮血是冷是熱。只有那快要讓鼻子麻木的血腥味和從未聞過的另一種怪味在他腦中不住碰撞，發出不存在的悶響。

在第八次嘗試後終於成功點燃火把的家朗再次看見了姐姐慘遭凌辱殺害的屍體。被撕破的黑白格子裙蓋到了善晴的右手腕，連著手腕的右手緊緊握成拳頭，與發白的僵硬手指對比鮮明的是指縫中露出了一點點的藍色布絮。

家朗的手沒有顫抖，因為已經顫得太累了。

自己以前見過這種藍灰色的布

家朗看著他從姐姐手上拿到的布片。

此時再度看向善晴的他看見了即使頸骨碎裂但依然緊閉的她的嘴。血和染血的牙齒中間有被死後僵直的舌頭擠出的，帶著皮膚的肉片。

艱難地從那曾經和他說過故事、罵過他、取笑過他的嘴中拿出那片肉片的家朗心裡就是知道，

這是仇人的肉。

腦中爆發不斷的混亂在家朗從本來放著HiAce

29寸備胎的暗格裏掏出依舊被臭內褲包著的浪琴Flagship機械錶和那柄白鞘白柄黑環的直刃長刀的過程中逐漸變得平靜。

把刀放在一旁的家朗艱難地將母親抬到車中，和姐姐並排，再將二人用血跡已經發啡的大被子包好。

這樣她們見到爸爸的時候就不會冷了

家朗心想。

失去家人的少年大概也失去了所有的東西。11歲的家朗現在只剩下了刻骨銘心的恨，鋪天蓋地的殺意，和手中的刀。

第二章。赤目的幼狼（1）

冬天的晚上寒冷得讓人連骨頭要發顫。

開玩笑，這裏哪裏有什麼四季日夜。持續了快9年的核冬天依舊遮蓋著太陽，有點像以前兩極的永夜。

三年多的時間並沒有在程家朗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跡，有的話大概也就是被拉長的身高和雙手指根處的厚繭。或者如果按照以前的玄幻小說裏面的說法的話，就是身上多了幾分血氣。

少年在揮動長刀，他一直都在揮刀。

完成今天第三萬次右上角往左下角斜斬的家朗正把長直刀用一塊邊角有一點點咖啡色血跡的布仔細擦拭。這種用油擦刀的方法，還是他從父親和爺爺的作法上學的。家朗依稀記得，很小的時候爺爺一有機會就會滔滔不絕的說著這把刀的來歷。說是什麼明朝的寶刀，鄭和的家傳之寶云云。

家朗當時只有四五歲，自然不知明朝、鄭和是什麼鬼。但是寶刀的說法他應該是認同的。至少他砍過的人是認同的。

把肉乾放到撿回來的無柄平底鍋上加熱的家朗突然想起了小時候放學回家看的卡通片Tom and Jerry。貓肉和老鼠肉吃起來沒太大區別，只是貓肉羶味重一點。狗肉的話程爸爸說過不能吃，因為狗是能聞出來吃過狗肉的人的味道的。

大帽山和嘉道理農場中間有少有的未被污染的地下水源，喝下去沒有噁心的苦味。家朗時不時都會去取一點水。

荔枝角的貨櫃碼頭附近是瑪嘉烈醫院。雖然地面的建築早成廢墟，醫院的地下空間還是有不少東西留下的，起碼留下的有人，好人和壞人。

世界上壞人比好人多，應該說比活著的好人多。

醫院的地下2層本來有不少的壞人和不多的因為尚有價值而還未變成屍體的好人，現在只剩下很多很多的屍體。

據那天從醫院逃出來的人說，闖進醫院地下‘避難所’的那個少年把攔下他準備盤問的大漢一刀劈成兩份。那時候有人嚇破了膽呆立當場，但有更多的人向少年衝過去。

不管是赤手空拳，還是手執武器，迎向灰髮少年的人們無一例外，都變成了比例不一的人體部分，鮮血四處噴灑。

有人說那是惡鬼降世，專門把末世審判後仍在人間的生命收回陰間；也有人說那是一刀超人，是因核輻射而突變的變種人，專殺壞蛋。

但更多人願意相信的是，那是一頭嗜血的狼。沾著血的灰色狼毛和扭曲的臉上露出的獠牙可能是這種說法的源頭。

而少年的左眼眶裏的赤紅眼珠則讓他得了個聽起來有點奇怪的外號：

紅眼狼。

第二章。赤目的幼狼（2）

離地一個貨櫃高的F/2貨櫃裏，程家朗此時正一眼不眨地看著手中的一件東西。

一支黃色的電筒。

一支用了5年+4年卻依然能着燈的在日本城賣四十八個九不包電黃色塑膠電筒。

看著電筒的家朗臉上沒有表情，即使手中的是那支從他B3停車場的家裏遺失的照明工具；即使手中之物讓姐姐和母親的死狀在他腦中被再一次刻畫得鮮明。

其實家朗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還有沒有人的感情。

他覺得自己能從記憶中理解喜怒哀樂，但彷彿一切的外部因素都不能讓他的心臟跳動得快上一拍。

四年來唯一能讓他失去冷靜，或者說是暫時性重獲一些情感的，只有從看見這支黃色電筒和手中拿著電筒的那個男人開始，到在醫院裏回過神來發現還站著的只有自己一人那短短一個小時不到。

當初家朗也想過先對話，再動刀的辦法。

也不知到底是血紅色左眼和長刀的組合太嚇人；還是扎著短馬尾的灰髮少年看上去年紀太小。總之在有效的對話能成立之前，拿著電筒的男人已經變成了屍體；而成功被分為兩個獨立個體的人也自然不能與之對話。

持有電筒的男人身上沒有像是被咬掉一塊肉的疤痕，這是家朗仔細確認過的。

第一次把刀劈在活人身上的家朗沒有留手的方法。失去從對話中得到線索的機會的他只好沿著男人在地上留下的腳印往他的來路尋找。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並不複雜，醫院地面廢墟的附近其實也有寥寥數人在遊蕩，但見慣暴力的他們在看見提著長刀的家朗時早已遠遠躲開。

可惜的是，進入醫院地下的家朗在看見那幾具被十幾個男人在地上肆意玩弄的赤裸女屍時，也註定了他將再次失去線索。

而在那些被非整數除法一份分成幾份的屍體上，他也沒有找到想要找到的人齒狀疤痕。

也許一直就這樣殺下去的話，遲早會找到的吧

左眼已經變回與右眼一般無異的家朗邊擦著刀邊想。

第三章。 .357和長刀和陽光

時為2033年，大概十月左右。

核戰造成的災難似乎遠遠超過了文明能承受的極限。十二年過去了，人類社會卻仍然無法恢復如初。要知道，當初廣島和長崎的重建只花費不足一年的時間邊步上正軌。以將近九十年前的科技程度來說，那是人力所堆砌而成的奇蹟。

當初的全球戰爭其實持續了將近九個月。2020年末的中國在經濟下滑和糧食資源的嚴重短缺下開展了近乎瘋狂的軍事演習，試圖藉恐嚇、利誘周邊第三世界國家來獲得利益。此舉最終是踩了第一島鏈的界——美國的界。

至於是誰先射的核彈已經無以考究。有人說是中國因南海不敵美國第七艦隊航空母艦戰鬥群，而動用裝載核彈頭的DF系列對艦彈道導彈；也有說是美國先以飽和空投轟炸摧毀中國的大部分導彈發射場，再行陸軍登陸作戰，讓喪心病狂的中共高層決定用核打擊將沿岸城市和登陸的美軍一同埋葬。

大概唯一知道的就是這場戰爭的結果吧。

狼記得林子仲說過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也應該是人類最後一場世界大戰，因為前兩次我們還沒有足以毀滅文明的力量。

要說狼對林醫生的印像的話，那就是話很多。

當然，有對比才有高低。相較狼的無口屬性，作為教科書型extrovert的林子仲當然顯得囉嗦，畢竟是零和有的差距。

剛剛完成天台植物養殖場（兩盤蒜，兩盤番茄）的灌溉任務的狼靠著欄杆站在天台邊上。

從灰黑色破爛外套口袋裡掏出奇地新淨的紅萬的左手其實不太痛，還有一點癢。

狼用的打火機是父親豪哥從前就長年貼身攜帶的 Constantine 款 Zippo，聽說是限量版。這還是被林子仲一眼認出來的潮物。

用汽油代替 Zippo 油作燃料的火焰冒出了一縷黑煙。